

高金虎 编著

DIE YING CHONG CHONG

谍影憧憧

——反渗透篇

军事谊文出版社

谍影憧憧

——反渗透篇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谍影憧憧:反渗透篇/高金虎等编著.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6. 2

ISBN 7-80150-501-8

I. 谍… II. 高… III. 间谍-情报活动-案例-世界 IV. D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079 号

书 名 / 谍影憧憧——反渗透篇

编 著 者 / 高金虎 杨竹山

出版发行 / 军事谊文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 编 / 100011

电 话 / 66747357(编辑部) 66747236(发行部)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版 次 /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 8

字 数 / 160 千字

书 号 / ISBN 7-80150-501-8/E · 185

定 价 / 16.00 元

E-mail: jsywcbs@126.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委 名 单

主编：高金虎 杨竹山

其他编写人员：刘雪梅 王 平 高 远

王子玉 巩 文 江 涛

刘春莉 甘 兰 易亚妮

康 莉 吴淑蓉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哪儿灯光幽暗的贵宾接待大厅里回响着高级领导人的脚步声，哪儿的后楼就会同样回响着虽然远不引人注目，但人数远远超过领导人的间谍的来来回回的脚步声。

——劳伦·佩恩

一次成功的间谍活动有如一桩满意的婚姻，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平凡的地方。它是平静的，不会成为一个轰动的事例。

首先，必须忘掉你所读到过的一切间谍案例。仅仅根据你们已经读到过的这一事实就已说明它们只是一些特殊的盒子。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人们抓不住的、因此也是人们读不到的间谍案例。

——迈尔斯·科普兰

目 录

第一章	威胁就在你身边	(1)
第二章	渗透间谍的成长	(35)
第三章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116)
第四章	众神的末日	(165)



第一章 威胁就在你身边

“谁认识纪尧姆？”

1974年4月24日凌晨，联邦德国首都波恩。一辆飞驰的警车“嘎”的一声停在了乌比尔大街107号房间门前，这幢楼房位于波恩行政机关系，离贝多芬的故居不远。

“纪尧姆先生，纪尧姆先生！”一阵急似一阵的叫门声响起，直喊得人心头发紧。看样子，叫门人一定有什么要紧事，否则是不会在这黎明时分扰人清梦的。

房间里亮起了灯，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什么事？”

“总理有急事，纪尧姆先生！”

门“吱呀”一声开了，可刚刚露出半个缝，几个警察就迫不及待地往里挤。这时，我们看到，那个出来应门的纪尧姆连衣服也没有穿整齐，他正扣着扣子，嘴里咕嘟着什么，可当他看到这几个身穿警服的人时，他的睡意全消了。

“干什么呀，你们！”

“出来，克莉斯特·波姆！”警察说的是纪尧姆的妻子。

“这是……”纪尧姆问道。

“纪尧姆先生，你与你妻子被捕了！”一个警察宣布道。

“这不可能，你们凭什么抓我呀？”

“老实点！”警察掏出了手铐。



“我抗议，该死的东西。”纪尧姆高声叫嚷。

“不要这样，”两位警察铐住了纪尧姆，“还是注意点绅士风度。”

“我是人民军上尉，我提请你们尊重我的军衔。”纪尧姆终于吐露出自己的身份。

一对在谍海浮沉了 18 年的间谍夫妇落入了法网，联邦德国总理身边的一艘“潜水艇”终于浮出了水面。

波恩早晨的宁静被打破了，整个联邦德国也随之失去了宁静。人们无法相信，他们在电视屏幕上经常见到的这个人，这个和勃兰特总理形影不离的人物，竟然是民主德国安全部的卧底！

联邦德国总理的机要秘书和政治秘书冈特·纪尧姆和他的妻子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正在进行的联邦德国议院会议因此受到影响而中断。熙熙攘攘的议员们挤在白色长廊里，互相询问：“谁认识纪尧姆？”

的确，他们都见过他，但谁也没有注意过他。

“就是那个拿着公文包的矮胖子。”

人们这才把名字和人物对在一起，他原来就是勃兰特总理的私人助理。他作为民主德国难民到联邦德国已有 18 年之久，原来担任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的主席，在勃兰特担任联邦总理之后的第二年，被举荐到总理办公室工作。纪尧姆被捕当日，正在开罗访问的勃兰特闻讯后立即从开罗赶回波恩，在机场上才知道全部情况。自己的亲信成了东方的间谍，而且长达 4 年之久，这实在是一个难以想像的失误。在经历这一巨大风波后，他的声誉已经受到严重影响，他不可能再取信于选举他上台的选民。



5月6日晚上,勃兰特总理写好辞呈。他在信中说:

“我敬爱的总统,纪尧姆间谍事件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负政治责任,我宣布辞去联邦总理职务。”

辞呈送走之后,他向党的领导人宣布了他的决定,然后同他们握手告别,离开了他工作4年多的总理府。

联邦德国反间谍头子亨特·诺劳被迫提前退休,社会民主党上层人物大部分受到牵连。反间谍人员说:“这是二战后我国揭示出的一对活动最积极、工作最有成效的间谍夫妇。”舆论一致认为,这是20年来最惊人的间谍案。

勃兰特伤心欲绝,民主德国首脑埃里希·昂纳克却喜形于色。在东西方秘密战中,民主德国比它的对手多得了一分。因此,昂纳克向那些从事“东西方之间无形战争”的勇士们表示敬意。但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向以不抛弃手下人员而闻名的米夏·沃尔夫却十分痛心。他失去了一艘优秀的“潜水艇”!

安钉子

选择精干情报人员,潜入敌对国家内部,以获取机密,这叫渗透,也叫安钉子。渗透间谍是情报机构安插在敌对国家机关部门的坐探,他们窥视着敌方的一举一动,随时将机密情报向国内报告。

在情报战中,策反与渗透互相交织,共生共行。一般来说,哪里有间谍的渗透,哪里就一定有策反活动在秘密进行;反过来,哪里有人被敌对一方情报机构策反了,哪里就一定有间谍在



渗透。与策反不同的是,策反一般是把敌方间谍拉过来为我所用,而渗透则是我方选择精干人员,打入敌方内部。

渗透敌方情报机构是所有情报机构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有苏联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在西方情报界,渗透间谍有一个专门称谓,那就是“菲尔比式的间谍”,菲尔比就是20世纪苏联在英国发展的最著名的渗透间谍之一,他对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渗透使英国人心惊胆战,自己也因而成了这一类间谍的代表。实际上,除了他之外,苏联情报机构在西方还有一大批类似的渗透间谍。

1951年5月25日,星期五上午,英国外交部授权军情五局在下星期一审讯有苏联间谍嫌疑的外交部高官唐纳德·麦克莱恩。根据新近破译出来的苏联密码电报,唐纳德·麦克莱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国家机密,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之间的绝密通信。军情五局已经对麦克莱恩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现在时机成熟,只待收网了。

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另一位外交部高级官员、同样有重大苏联间谍嫌疑的盖伊·伯吉斯告诉一位朋友:“我有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现在岌岌可危,看来除我之外没人能帮上他了。”

当天下午,伯吉斯租了一辆“奥斯汀”牌轿车,前往坐落在伦敦远郊塔茨菲尔德的麦克莱恩家中。他们一离开家,就被军情五局的监视人员盯住了。但是,由于害怕被麦克莱恩发觉,监视人员也不敢盯得过紧。他们来到查林·克罗斯火车站,坐上了5点19分的火车。监视人员眼巴巴地看着火车离去而毫无办法。

当天晚上11时45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驱车前往南安普



顿港栈桥，搭乘夜班轮船渡过英吉利海峡，上岸时，一位水手追在他们身后问，那辆丢在码头上的轿车怎么办。伯吉斯回头说，星期一就回来了。后来，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证实，他用汽车送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去了雷恩。麦克莱恩和伯吉斯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1956年2月11日，他们才在莫斯科露面。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说，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英国政府不愿与苏联真心合作，决定打入英国政府内部，为苏联服务。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渗透既非空前，也非绝后。这仅仅是战后揭露出来的为数甚多的苏联渗透案中的一例而已。

1961年5月3日，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审判苏联间谍、秘密情报局前特工乔治·布莱克，布莱克被判42年徒刑；

1963年，秘密情报局的金·菲尔比从贝鲁特失踪，半年之后，他在莫斯科出现；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下院宣布：女王陛下的画像鉴定官、战时曾任军情五局高级军官的安东尼·布伦特也是苏联间谍；

1983年9月，军情五局K部苏联情报处处长迈克尔·贝塔尼在伦敦被捕，他被指控充当苏联间谍，出卖了秘密情报局的渗透间谍斯金纳，导致后者抛尸莫斯科街头。

这仅仅是发生在英国的几个例子。发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例子还有许多：

美国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是苏联间谍；

美国司法部的朱迪思·科普朗是苏联间谍；

美国财政部的哈里·怀特是苏联间谍；

挪威外交部的特里霍尔德里是苏联间谍；

在所有的渗透中，苏联情报机构对英国的渗透最为成功。



1921年，英苏两国签订了《英苏贸易协定》，契卡国外情报部立即把情报人员以商贸人员身份派往英国，驻英商社成为契卡从事对英情报工作的基地。不过，二战以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要任务还是维护国内治安，对外情报活动只占很次要的位置，对外国的渗透主要是格鲁乌的杰作。

格鲁乌在战火纷飞的内战中成立后，迅速发展了它的国外谍报网。这与当时的客观条件及其所承担的任务有密切关系。十月革命后，四百多万外国人滞留苏联，大多数是战俘和难民。他们中有三十多万人报名要求参加红军。对这些人不需要进行招募，因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情报机构只需对他们进行一些技术训练，就可将他们派出，成为具有良好掩护身份的间谍。

其次，十月革命后，数以百万计的苏联移民流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当中有沙俄时代的王公贵族、白俄军官、富商巨贾等。大批的难民外逃，为格鲁乌的派遣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个苏联外派间谍，只要经过简单的训练，就可以随着移民的洪流移居到世界各地。同时，这些移居国外并获得当地永久居留权的苏联侨民和外籍苏联人，后来也成为苏联谍报机关布建谍报网的依托条件。

国际形势对格鲁乌招募和发展间谍也极为有利。三十年代英国，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在这个大背景下，英国出现了一股叛国风气，尤其是在剑桥大学。在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们谈论最多的不是学问，而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成功的经验使年轻的大学生们兴奋不已，共产党人的活动几乎是公开的。学校里成立了各种社会主义协会。在不少大学里，研究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时髦，苏联被视为新型社会制



度的样板。格鲁乌抓住这一时机，成功地招募了一批间谍，有的后来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对西方的渗透已进入收获期。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掌握的谈判对手的底牌比丘吉尔和罗斯福都要多，有些内容连英美政府的大多数内阁成员都不知道。杜鲁门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对曼哈顿计划一无所知，而斯大林对此计划却早已知晓。难怪当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对斯大林说“我们拥有一件杀伤力非同寻常的新式武器”时，斯大林看来毫不惊奇，因为他知道美国研制原子弹计划的时间比杜鲁门要早得多。

莱茵河畔的“潜水艇”

战后，苏联情报机构控制了东欧各国情报机构，它的渗透经验传给了这些东欧小兄弟。在这些小兄弟中，最出色的莫过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战后几大渗透杰作，实际上都出自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之手。如联邦德国宪法保卫局反间谍处负责人汉斯·约阿希姆·蒂特格、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私人秘书冈特·纪尧姆，实际上都是由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控制的。

冈特·卡尔·海因茨·纪尧姆于1927年2月1日出生于柏林市郊一个平民区。他是音乐家卡尔·恩斯特·纪尧姆和理发师约翰娜的独生子。关于他的童年，人们所知不多，只有他的一位老同学提供给《明镜》周刊的一份匿名证词。这位证人说：纪尧姆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他天资聪颖，智力超群，深得老师的喜爱，这使得他享有当时流行的一种日耳曼式的特权——



给老师拎提包。

30年代德国的经济一蹶不振,纳粹主义蠢蠢欲动。希特勒在竞选时提出:要给工人以就业的机会,给农民以土地,要撕毁《凡尔赛和约》,拒绝支付战争赔款,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寡头就范。这些蛊惑人心的口号对老百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纳粹党在1930年的议会选举中大出风头,获得了107个席位,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小党一跃为第二大党。1933年,希特勒赢得大选,以合法的手段夺取了政权。

那个时候德国民众普遍把希特勒看作是德国的救星。许多民众不但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还亲身加入纳粹党,为纳粹夺权摇旗呐喊。纪尧姆的父亲卡尔·恩斯特就是其中之一。这位音乐家在纳粹上台后不久,也成了纳粹的信徒。这种经历对纪尧姆的价值取向肯定有着重大影响。14岁的摄影学徒,据说曾做过希特勒的摄影师霍夫曼的助手。尽管没有人逼迫他,17岁的纪尧姆还是自愿加入纳粹党。那天正巧是希特勒的55岁寿辰,他非常自豪地在他最要好的朋友汉斯·迪特尔·扎莱因面前,炫耀他那张编号为970880的党证。

1944年底,纪尧姆参加希特勒的青年党的工作,随后又参加了陆军。由于第三帝国气数已尽,纪尧姆没能为元首尽忠。1945年5月,德国战败,他成了英军的俘虏,在战俘营被关押了六个星期,后来逃回柏林。

根据盟国在战时达成的协议,德国战败后,德国及其首都柏林由美、苏、英、法四大国分区占领。冷战爆发后,德国首当其冲,成了冷战的前沿地带。但是,由于两个德国之间界限不十分严密,柏林墙还未建造,在分成四个管辖区的旧首都内人们还可以自由走动,来往非常容易。纪尧姆和他的朋友扎莱因住在法





占区内,他们想从事海底摄影,柏林报纸还报道过他们的计划。战后扎莱因在西柏林生活,当他从电视上看到纪尧姆的照片时,不禁大惊失色:这不就是那个在柏林分手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同伴”吗?

扎莱因回忆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没有什么学历的纪尧姆竟能成为如此重要的权贵的顾问,更想不到他会成为间谍。他是个很会享受的人,工作勤奋,但他不爱按时干活。他喜欢女人,颇能博得女人的欢心。”

纪尧姆的父亲在战争时期参军,奉调到苏联前线作战,但此后音讯全无。纪尧姆以为父亲已经在战争中阵亡,可突然有一天,父亲从苏联回来了,随即定居在苏占区肖里内尔大街。尽管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纪尧姆当时还是决定回到父母身边去住。1947年冬季的一天,纪尧姆的父亲穿着一件旧军大衣,拉着一辆车来帮他搬家。他的父亲由于没有工作,不能适应新制度,过不惯新政权统治下的生活,1948年,他从四楼住所的窗口跳楼自杀,时年43岁。

与死去的父亲相比,纪尧姆显得更能适应时代的变迁。就在父亲死后不到一年时间,他成了德苏友好协会的成员,也是民主德国最大的出版社《人民和知识出版社》的摄影师。该出版社除了发行教材以外,还印刷一些政治性的传单和宣传小册子。

没有人知道,纪尧姆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动机,为民主德国间谍机关效劳的。有人猜测是因为他的战时经历被情报机构“抓住了把柄”,也有人认为,纪尧姆是为了弥补他的父亲投靠纳粹的过错以及他为希特勒效劳的罪责,而决定为新政权效劳。不管怎么说,纪尧姆与民主德国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位于诺尔曼大街22号的民主德国国家全部接收了纪尧姆,他成为民



主德国间谍头子、别号为“米夏”的马尔库斯·约翰内斯·沃尔夫的弟子。

1950年，他离开德国，到苏联基辅参加间谍训练班。在那里，他学习了阅读地图，掌握了无线电技术及其他各种传递情报的方法，还学会了微缩摄影技术、密码及译码技术，同时还学习了一些心理学的方法，如何利用人们的弱点去掌握和控制他们，如何从事某项职业并能够步步高升，等等。

纪尧姆回到东柏林时，升为出版社的技术编辑，同时还参加工会选举，在无党派人士中得票最多，因而当选为代表。于是他担负起两项任务：使出版社工作人员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编写和印刷反西方的宣传品，并把它们散发给西柏林各占领区的罢工工人，同时了解一下西柏林书刊市场的情况。

同年，他娶了机关职员克莉斯特·波姆为妻。波姆是共产党员，这使知道他俩的人大为不解，因为他俩的性格差别相当明显。有人估计，这两人的结合是“米夏”手下的人一手包办的。克莉斯特受过同样的间谍训练，地点在德累斯顿。

1954年底，纪尧姆应召来到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他被告知：他不久就要去“敌国”，即联邦德国。

这是民主德国间谍头头“米夏”的一项战略措施。1955年，当德国人还想统一国家的时候，他决心“放出”几千名（估计有6000至8000）信仰坚定的年轻人，这些年轻的特工人员不同于那些偶然当了间谍的人——由于爱情而被拉下水的女秘书，或易受讹诈的难民——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打入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科学机关，并经过多年辛勤工作，爬上这些机关的上层。在西方，人们把他们叫做“鼯鼠”或“潜水艇”，在民主德国，他们则被称为“潜伏间谍”。



部里对他说，他将单独去那儿，即使被揭露，也无人救助。他的使命就是钻进社会民主党内部，一步步爬上去，尽力做好一个党员的本职工作，直至帮助这个党执政。

要潜入联邦德国而又不引起怀疑，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问题。尽管所有来自民主德国的逃亡者到达联邦德国时都得接受检查，并规定由三个难民营接待，但实际上，由于每年都有几十万民主德国人跑到联邦德国，这就注定审查是形式上的。通常情况下，跑到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人都被联邦德国人引为知己，因此他们根本不会受到怀疑。相反，联邦德国政府把这种难民当作一种人力资源，一种宣传资本，一种潜在的间谍摇篮。因此，像这样的难民是多多益善。纪尧姆完全可以混杂其间，潜伏下来。

纪尧姆的岳母薇拉·波姆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但其丈夫是荷兰人，因此，她也获得了荷兰国籍。在联邦德国和荷兰之间，居民的来往是不受限制的。纪尧姆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他说服岳母，让她预先作好安排，并为他们安排了一套房间。

1956年1月4日，纪尧姆向同事说要搬到莱比锡去住。5月13日，他携妻子从东柏林以难民身份到了西柏林，几天后又乘飞机飞往法兰克福。

7月3日，他岳母向离法兰克福不远的吉森收容所提出申请。她写了信，却没有附上他女婿写的收容申请。这实际上是一次试探，看看联邦德国情报机关是否有怀疑。如有怀疑，克利斯特和冈特·纪尧姆还可以逃走。纪尧姆想：如果9月份还平安无事，那就是说没有危险。

纪尧姆的估计没有错。9月份，他寄出了要求和妻子一道